

壹、前言

生命是教育的原點，教育是生命發展的需要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中國大陸學者葉瀾（2000，頁136）指出，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，通過人的生命，為了人的生命品質而進行的社會實踐活動。顧明遠（2013）也指出，教育的本質就是生命教育。如此理解的生命教育，不是某種類型的教育，也不是某種教育內容，它就是教育。近年來，生命教育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，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弊端太重，它偏離了生命的本源，違背了教育的本質，與真正的教育漸行漸遠。因此，要讓教育回歸本真，就必須回歸生命本體。

貳、問題的緣起

我們每個人都夢想著上大學，但有多少人認真思考過：我們為什麼要上大學？在大陸，很多人都熟知發生在西部農村放羊娃和都市記者之間的這段對話：

記者：「孩子，你為什麼放羊？」

孩子：「放羊，掙錢唄。」

記者：「那掙錢做什麼呢？」

孩子：「掙錢娶媳婦。」

記者：「那娶了媳婦做什麼呢？」

孩子：「生娃。」

記者：「那生了娃呢？」

孩子：「還放羊唄。」

讀過這段對話的大學生，都埋怨放羊娃的愚昧，慶幸自己上了大學，沒有落入「放羊、掙錢、娶媳婦、生娃、還放羊」的迴圈之中。但有時候，想一想那些上大學的人，不也是同樣的邏輯嗎？我們可以模擬記者和大學生的對話：

記者：「為什麼上大學呢？」

大學生：「為了找工作。」

記者：「找工作幹什麼呢？」

大學生：「掙錢。」

記者：「掙錢又幹什麼呢？」

大學生：「娶媳婦。」

記者：「娶了媳婦呢？」

大學生：「生孩子。」

記者：「生了孩子呢？」

大學生：「再上大學、找工作、結婚、生子。」

寫到這裡，筆者想起了無數次讀到的美國詩人艾略特（Eliot, 1932/1989，頁204）抨擊現代教育的一段話：

個人要求更多的教育，不是為了智慧，而是為了維持下去，國家要求更多的教育，是為了勝過其他國家，一個階層要求更多的教育，是為了勝過其他階層，或者至少不被其他階層勝過。……要不是教育意味著更多的金錢，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權力或更高的社會地位，或者至少一份穩定而體面的社會工作，否則費心獲得教育的人便會寥寥無幾了。

艾略特所處的時代是工商業興起的工業化時代，教育因此沾染了功利主義色彩。這種情況，在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中也表現得尤為嚴重。高等教育直指就業，以就業為取向，一切圍繞著就業轉。教育行政部門以就業率對學校和專業進行評比和排名，社會以每個專業畢業生的收入為各專業排名。大學以培養世俗生活中的成功者為基本目標，世俗生活中的榜樣取代大學的內在追求，成為大學目標的中心（劉鐵芳，2008）。大學已經淪落為職業教育與職業培訓，喪失了應有的追求；大學不是培養思想獨立、精神自由、全面發展的人，而是培養能夠找到工作、能夠賺錢的人力資本、